

剑问

林那北·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剑 回

林那北·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剑问 / 林那北著.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306-6371-4

I. ①剑…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0787 号

选题策划:马津海

装帧设计:郭亚红

责任编辑:彩罕娜

责任校对:张亚丽

出版人:李华敏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hpubl.com.cn>

印刷: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字数:173 千字 插页:7

印张:9.5

版次:2014 年1 月第1 版

印次:2014 年1 月第1 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目
录

[第一部]

风 火 墙 1

[第二部]

石 牌 坊 73

[第三部]

左 牌 堵 179



[第一部]

风 火 墙

—

吴子琛嫁过来时,对新房的位置提了一个要求:必须是第二进东厢房的第三间。

李宗林当时对夹在吴家一长串吓人的彩礼清单间的这个要求并没在意,新房好歹是李家自己的,安在哪一间不是安呢?他的注意力都在这门突如其来的亲事上。

李家与吴家门第差很远,从三代以前说起,吴家曾祖父是进士,祖父留学东洋,父亲顺着足迹也东渡,几年后回国投资玻璃厂、榨糖厂、轮船行、电气公司、电话公司,腰包愈发厚实,每日往他们家涌去的银圆哗啦啦流成了河,跺个脚,整个福州城都会颤几下。而李家,就是狠命上溯,溯至宋朝,也没有出过哪怕一个穷酸小秀才。为什么要提宋朝呢?在这个朝代,福建真是太特别了,有人粗粗一算,算出五千九百多位进士,占了全国的六分之一。读书做官,官还做得很大,大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而且不仅一人,南北两宋的三百一十九年中,竟多达五十个宰相,其中像曾公亮、李纲、陈俊卿、留正等都名声赫赫。这么多人借着科举上位,庆贺的锣鼓

鞭炮声此起彼伏，而李家即使在宋之后的元、明、清三朝，也仍然门庭寂寥，从未红火，甚至“体面”二字都与他们从未结缘。一大堆李姓宗亲也不是不慕仕途，正相反，他们口水都流到脚尖上了，青灯黄卷读了又读，最终都是未遂。按传统的大户人家的标准，他们是怎么也无法罗列在内的。结果，突然之间，吴家的二小姐吴子琛，本来好好儿在北平燕京大学英文系读着书，当着她的富家千金，却千万里回转来，要往李家嫁，嫁给李宗林的儿子李百沛。

媒人最初上门时，李宗林听了半天没回过神，嘴张起，眼瞪着，他以为是对方脑子出问题了，大街小巷串来串去竟串错了门，见他家院子门开着，脚一歪，就拐进来，不着边际胡说一通。李宗林说：“唉，您难得这么闲啊，闲得慌了？”

媒人脸色就难看了，报出吴家老爷吴仁海的大名，再报吴仁海二女儿吴子琛的名姓。福州城里人其实早已习惯了不称吴仁海姓名，只要说“电光吴”，谁都知道，指的就是他，全城的电线是他家拉的，电话是他家通的。他家的女儿，肯往李家下嫁？

媒人马上点点头，说：“就是啊，我也觉得出鬼了。”

媒人又说：“但这事是真的，千真万确。”

李宗林有种被人猛地击打了后脑勺儿的感觉，一股不祥从脚底烟雾般缓缓弥漫上来。吴家的小姐，全城千家万户或财或权或财权双全的人家摆在那里任意挑选，横来竖去全挑烂了，也不可能轮到李家。结果李家不去想，不去攀，不去求，人家却主动找上门了。

李宗林想不通的就是这一点：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媒人已经站起来了，媒人以为接下来李宗林忙不迭地就要点头了，哪有不点头的道理？对媒人来说，这也是件多么便利的美差事，舌头都懒得多动几下，事就成了，就可以领到赏钱了。

李宗林却说：“呃……要不明日再定吧。”

媒人脸一下子黑了，抬眼朝天望望，说：“明日巳时，也是这时候吧，我再来。”

那一天余下的时光李宗林一直把自己关在花厅里，这是他的习惯。他不是个心智丰沛的人，尽管这一点承认起来很难，但放在心里，他自己是明白的，所以遇上大事，他都要缓下来，不急于说，不急于做。他得想一想，放在肚子里再思一思前想一想后什么的。

花厅是他家中装饰最像样的地方，两把酸枝木太师椅是他父亲留下来的，门窗上寿桃、松鼠、喜鹊是他父亲找人雕刻的，不是一般的雕，是透雕，层层镂空，栩栩如生。他的父亲叫依浩，这只是小名，街坊间都这么叫，渐渐大家都忘了他大名。咸丰年间依浩开始在全城最繁华的南后街一角支一个木架子摆小摊时，不过十岁出头，整个人猴一样缩着身子，把各色丝线一大溜摆开，摊着卖，卖着卖着，也就卖大了，有一天居然自己开起店铺，先是租，后是买，先后共买下两家店面，一个卖丝绸，一个卖百货。再后来把百货店盘出，开起了丝厂，又开了绸缎厂，产自己的布，卖自己的货。父亲这个人，是李宗林眼里所能见到的人里头最胆壮气足的，几乎没有什么事扛不起来，可惜父亲已经死了。

天已经黑下来了，外面风刮得很大，一阵阵呼呼响过。风从镂空的雕花中穿进，冷不防就要打个寒战。李宗林伸手抻了一下灯绳，吊在屋中央的灯泡亮了，泛着幽黄的光，像一只萎起的黄瓜，又像只迷离的眼从屋顶伸下来。电线的那一头，一直连到吴家。财大气粗的吴家，如今正等着跟李家攀亲，他们图的究竟是什么呢？

李宗林往外喊了声，他让人去把儿子百沛叫来。

百沛二十二岁，架一副黑框眼镜，几年前还在福建省立第一中

学上学时,就不大穿长衫了,大都黑白两色洋服,在脖子上搭一条呢围巾,一个冬天也就这样对付过去了。李宗林打量起儿子,完全换成旁人的眼光来看。公平地说,百沛的相貌不差,首先个头儿高,身板直,虽瘦弱了些,毕竟块头儿在那儿,分量就少不了。另外,那眼那眉那鼻,每一样都摆得分寸恰当,不娇弱地猥琐,也不张扬地夸张。但是吴家的小姐难道是冲着相貌来的?鬼都不会信。两人连面都未曾相识,一个在北平,一个在福州,山水相隔,云山雾海。花开得再艳,可以传其香,不能播其色。何况,若是单论容貌,吴家小姐那双眼怕早已阅尽无数奇峰异壑了,连戏台上的梅大爷梅兰芳那样貌若潘安的姿色,料也都熟视过,一个福州小城中的百沛,哪还有稀罕之理?

那么她稀罕什么?

李宗林就把事情一五一十和盘说给百沛听。这事不能独独搁在他一个人心里,他搁不起。

百沛半晌不语,眨眼、皱眉、抿起嘴唇。

显然,百沛也是意外的。

从三五年前起,家中就不时有媒人登门了,东门角梳店的陈家姑娘、西门脱胎坊的林家闺女、南门油纸伞行的许家女子、北门肉燕店的黄家小姐,又或者鼓楼鱼丸店的刘家小妹。相亲百沛倒次第相过了,但相归相,相过之后就不会再有下文。李宗林没明白儿子。那些女子虽都小门小户,毕竟有碧玉状,勤俭端庄,贤淑有加,一个赛一个好。百沛说:“再好跟我又有何干?”那就是相貌了。人家模样玲珑有致,举止斯文有礼,到顶了,你还要找啥样的天仙?

百沛声音就大起来,他说:“跟相貌也无关!”

李宗林瞪着他,鼻孔里无声地哼了一声。女子身上无非貌和德这两样可以放到秤上掂一掂斤量,之外还能有第三样?

也就是说,几年来,百沛也算千帆过尽了,但都没看上眼。轮到吴家女子,吴家跟别人不一样,应付不得,得罪不起。李宗林的意思是,这事进与退都伤脑筋,已经把他弄昏脑袋了,究竟如何是好还得百沛自己拿主意。

百沛说:“算了,攀不上。”

“推掉?”

“推吧!”

“不见一见?”

百沛手一挥,口气很重地说:“不见!”

第二天媒人在巳时果然又来了,不是空着手来的,而是从怀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字,是彩礼的清单。一行行往下看时,李宗林后背就渐渐沁出一层细汗。除了指定新房必须是第二进东厢房的第三间之外,还对金器银饰绫罗绸缎等等有具体的确定,都是吓人的数字。一个李家并无意要娶的女子,在尚未两厢情愿之际,就已经自作主张抢先把彩礼内容一一罗列出来,这是干什么?

但是看到礼单的最后一行时,李宗林的脑子又轰的一声炸开了。

最后一行是狼毫小楷小字,小得像一排苍蝇停歇在那儿:“彩礼由吴家备置,备齐了私下送李家,李家迎娶前再招摇送吴家。”

李宗林眼光在上面翻来覆去逡巡几遍,许多遍后他两眼还是迷糊不清的。吴家要彩礼,彩礼是要给别人看的?换一句话说,吴家是殚精竭虑把女儿倒贴到李家来的?李宗林把彩礼清单递给儿子,伸出食指,食指上有尖尖的长指甲,他用指甲重重地在那行小楷下划上一道,又划了一道。他的意思是让儿子也确认一下,人家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媒人说:“吴老爷要你们去他家坐坐,现在就去,人家正等着哩。”

李宗林望着百沛。

百沛突然笑了，他说：“有意思。要不就见见吧。”

半个时辰后，李宗林与百沛跟在媒人后面走进了宫巷的吴家。

两个时辰后，百沛跟在父亲身后出了吴家大院，他的脸红扑扑的，嘴咧得很大。李宗林扭头瞥一眼，知道大局已定，说什么都是多余了。

这是民国二十四年腊月，冬至已近。五天后，吴家二小姐吴子琛吹吹打打嫁进了李家。

二

李百沛是在状元巷二十九号房子里拜的天地，婚礼不算太排场，但也绝不寒酸，十九桌酒席，近两百位来宾，从米家酒行订的陈年老黄酒足足搬来二十六坛，杯起盏落，醉倒一大片人。

李宗林差点儿也醉了。

父亲依浩以前骂他上辈子是被酒撑死的。骂得没错，他确实喜欢酒，身体里的每一个缝隙时时刻刻都等着酒去充填似的，量本来深不见底，无奈一轮轮敬了张三敬李四，主动敬过了，人家又反过来敬他。老酒滔滔下肚后，与参差不齐的情绪搅到一起后，就渐渐失了分寸。好在他心里还明白，发现自己脚踩下去不实在，开始飘了，就寻机遁去。

他躲进一间小偏厦。

屋里没有窗，没有天花板，平时只堆放些杂物零碎，很少有人进出，白昼也黑得近似黄昏。李宗林眼直直瞪着黝黯的墙，墙是杉木板的，隐约的木纹水波一样晃动，不时就有父亲依浩的脸浮在上

面。“是福是祸呢？”李宗林问，他问的是儿子百沛娶吴家二小姐这件事。依浩张张嘴，捋捋胡子，不等答出，又一下子不见了。

状元巷二十九号房子是在父亲依浩手中买下的。那时丝厂、绸缎厂都办起来，渐渐运转开来，日子就有了起色，三餐不用愁，衣被也足以挡寒抗冻，还缺什么呢？缺一座堂堂皇皇的宅第。田或者屋，都是一辈子挂在心头上的结，没有它们，日子哪里能踏实往下过？

依浩干瘦黝黑，背也隆起，像有座小山驮在背上。有了妻后，依浩还有了两房妾，妻妾子宫都吞吐有力，一个接一个往外吐，但在李宗林之前，生下来的却全是女的。李宗林出生时，已经四十一岁的依浩终于长长嘘了口气，接下去，李宗林的大弟李宗汉、老三李宗启也相继到来，三个儿子齐刷刷摆在眼前，并且一天天往上长，依浩终于就有了必须买房的另一个迫切理由。豪宅阔院根本不敢想，从门外走过眼皮就连忙耷拉下来。那段时间，很多人看到消瘦干瘪的依浩出东街串西巷，他腿迈得很急，步子碎碎的，长衫的前摆几乎扫到地面，而后摆则翘在屁股上，大鸟翅膀般支棱在那儿。几个月后，依浩终于选定一处房，状元巷二十九号，一座老房子了，大约明末修建的，都荒废了，隔扇、窗棂、斗拱、挂落，所有的木构件都摇摇欲坠，但整座房的规模却在，三进三开，面阔五间，基座坚固，柱础完整，廊榭齐全，厚厚的马鞍形风火墙团团一围，围出一个宽阔的大宅院，第一进深七柱，第二进深五柱，第三进是双层书房；门头房外两扇大门是铁丝木制的，又沉又结实，用火都点不着，上面有几排摆列整齐的铜铆钉，已经长着一层青锈，用手使劲儿搓几下，渐渐会有刺眼的金黄色浮上来。

依浩关上门，在里头敲敲打打重新修缮了几个月，外面的人只

能根据声音分辨着是石头还是木头发出的。等到再打开门,已经是屋,楼是楼,天井是天井,厅堂是厅堂了。一座看上去行将溃散的房子,又被依浩整治得有模有样,牌堵气派,门窗剔透,连墙头和翘角的泥塑都重新制好,并且精致彩绘,色泽明艳。那天依浩站在门口向来道贺的人作揖回礼,脸上不见得意,倒更添了几分卑微躬谦,仿佛身后有这样一座大房子,他便有负于大家,是占了别人的便宜。

状元巷因为宋代出过一位状元而得名,状元姓陈,传说此人高中后便扶摇直上了,进出朝廷犹如出入自家后院,抬眼可见皇上,低头可见众臣。许多官宦、商贾、儒生认准状元祖居地风水顶级,于是接踵而来,在此落户安家,指望能沾点儿仙气文才,渐渐一整条巷鸿儒世贾高官的府第就此起伏了。也不乏几代下来早已破落衰败了的,但毕竟是世家,虽死未僵,一个个脸上还是布着轻蔑不屑。居高临下这种感觉原来也是可以遗传的,它潜于骨子里头,血液之中,并不是说没就没了。反过来,更不是说有也就能有的。踏进家门前来探看的邻里中,有数个囊中早已空荡,上顿下顿之间都有了难言的艰涩,唯余一副唬人的骨架而已,依浩当然心知肚明,却仍是诚惶诚恐,俯身请让,哈腰恭迎。当然别人也看得出来,依浩模样再恭谦,这一刻也挡不住每一个毛孔往外滋滋散发喜气。

新石铺地,新木搭梁,连天井旁的披榭环廊都重新搭起,漆红抹绿,气象顿生。唯有那一圈敦实的马鞍形风火墙仍原样不动,仅小修小补后再在外面抹上一层白石灰,就簇新得悦眼,衬着高高挑起的鹊尾翘脊跌宕起伏得像只扑闪翅膀的老鹰。依浩走到墙边,用手轻轻拍了拍,墙仿佛为了应和他,马上发出低沉短促的声响。有人伸直胳膊比划一下,墙的厚度竟快把一只胳膊的长度占去了。依浩连忙哈腰笑笑,他说:“我看过了,是用灌了糯米汤的三合土筑成

的，结实，都两三百年过去了，还是结实。”

有人插话说：“光墙结实有什么用？墙还在，可那个修墙的人家却早败了。”

依浩马上点头，连连称是，这话原来是极入他耳的。他说：“我家离真正兴旺起来还远着哩，就怕眨眼又败了。”说到这里他又拱手向客人作个揖。

那时李宗林和老二李宗汉、老三李宗启都齐齐站在人群里，所以也可以理解为依浩的这个揖是包括对儿子们作的。虽非一母所生，兄弟三人却是彼此无间的。宗汉心思复杂些，但也并非锋芒毕露；宗启性情阴郁些，谈吐却也能从容雅致。跟两个弟弟相比，李宗林很清楚自己在很多方面都处于下风，他仅上了几年私塾，就早早罢了学，跟着父亲跑前跑后打个下手。如果有可能，他更愿意闲适地守在酒杯边，得空抿几口，醉几回，甩甩手快意度春秋。而老二和老三，虽也无力慕科举，仅分别考入马尾船政学堂后学堂轮机专业和福建官立中等工业学堂预科班，但他们心劲儿都胜于自己，能力也非同日而语。父亲依浩那一串揖作下来时，李宗林也清楚父亲的殷殷之意，他却并没有将它跟自己联系起来。别的人家中，若是兄弟众多，总免不了要为谁可以把父辈家业承接过来打得头破血流，李家却没有，至少李宗林没有过这个打算。家业有一个人费心耗力去承接就行了，而父亲有三个儿子，那两个反正门柱般顶在那儿，李宗林就慵懒地袖起了手，半分心思都不肯花下去。没想到宣统元年初，老二宗汉从船政学堂还未毕业，就突然失踪了，或说随人去了南洋，或说随船去了英法，总之音信全无。再过六年多，就在参议院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的那一天，一向中规中矩的老三李宗启居然跟人打上一架，不是一般的打，对方躺倒在地，气息

奄奄,几乎不治。被打的人是台江下杭路荣记大糖行的少爷,一场官司马上逼到眼前,宗启二话不说,从打人现场一溜烟就跑了,一去不回。这样,家里就只剩下李宗林了,作为长子,他哪里还能找到半句推辞之言?

刚搬进状元巷二十九号时,父亲依浩的身架子虽干瘦,却是结实的,终年与药无缘。老二宗汉走时,他大病一场,老三宗启惹事时,他又病一场。后面那场病倒不是因为宗启突然不见引起的,宗启打了人,到外头避避风头是聪明的做法,若是他回家来,父亲也是要劝他走的。但人走了,账得理,人家残肢断臂一身鲜血往这边抬来,还有钱有势做背景,父亲无论怎么心疼钱,都只得迅速将腰包酣畅解开老实奉送出去,这一送,多年的辛苦积攒几近断送。父亲就是为此病倒的,一病不起,在床上拖了几年,苟延残喘,熬到民国九年,终于撒手西去。

推算起来,宗启打人这件事,应该是李家由渐兴变渐败的转折点。他为什么打人?李宗林后来去询问了,说是为了朱紫坊高家那个白净的爱穿青藕色绣裙的姑娘。朱紫坊与状元巷不过隔两条路,宗启来来去去,总不免得从朱紫坊穿过。某一日,就跟那个穿青藕色绣裙的高家姑娘打上照面了,就搭上话了,就喜欢上了。据说高家姑娘琴棋书画都有爱好,正上着福州女子师范学校,对宗启也有几分意思,眉目已经开始传情了,不料荣记大糖行的少爷横插进来,上门提亲、送来聘礼,被拒一次再一次,第三次,没拒成,高家姑娘最终拗不过父母。之前宗启可能并没有打架的准备,私底下暗自横眉冷泪悲恸了一场,过后仍是怯怯地将伤心按下。那日他独自去聚春园狂饮,微醉间瞥见了荣记糖行少爷,那少爷不是一个人,身边还有一浓妆艳抹的女子,正莺声燕语,眉宇间都是风尘。分明已

经与高家姑娘定下亲事，转身怎么还要到烟花柳巷间轻薄？宗启桌子一拍，上前就与之生了口角，就动起了手。手之前从未打过人，一拳出去，想不到竟有着那么凶残的猛力。糖行少爷已经应声倒下了，宗启还不解恨，又冲上去，再下几拳几脚。

无非为了区区一个女子，何至于如此呢？这是李宗林怨恨交加之处，也无从谅解。他比老二宗汉大四岁，比老三宗启大十岁，早早儿就娶妻生子，娶了两次，第一个是百沛的母亲，乡下来的女子，长得粗枝大叶，面庞方正。亲事是依浩做主揽下的，进了门，孩子一个接一个往下生，却与依浩的妻妾们一样，生的净是雌的。待终于生出一个儿子百沛，女人气数一下子也就尽了，一场风寒，竟然丧命。她死去之前，妾已经进门了，叫丁淑云，是个泉州女子，其长相也是类似的，都面庞饱满、额头宽阔、鼻头厚实、下巴多肉。按依浩的说法，娶妻不过娶来传宗接代，所以，对方门第不重要，俊丑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她是否勤劳贤淑。总之，都是父亲做的主，父亲说了算。异性的是非长短，李宗林根本还来不及在肚子里打过转，身边就已经有两个女人了。

现在，第一个女人生下的儿子李百沛又在状元巷二十九号办酒宴迎娶新娘了，这个新娘却不是他做的主，不是他挑的媳。一杯杯酒端到他跟前，要跟他碰杯，要让他一饮而尽。他碰了，饮了，尽了，心里却仍是七上八下的。

儿子这场突如其来的姻缘，怎么说都过于蹊跷了啊。

三

父亲依浩临死之前曾拉住李宗林的手，唇嚅动着，支支吾吾说